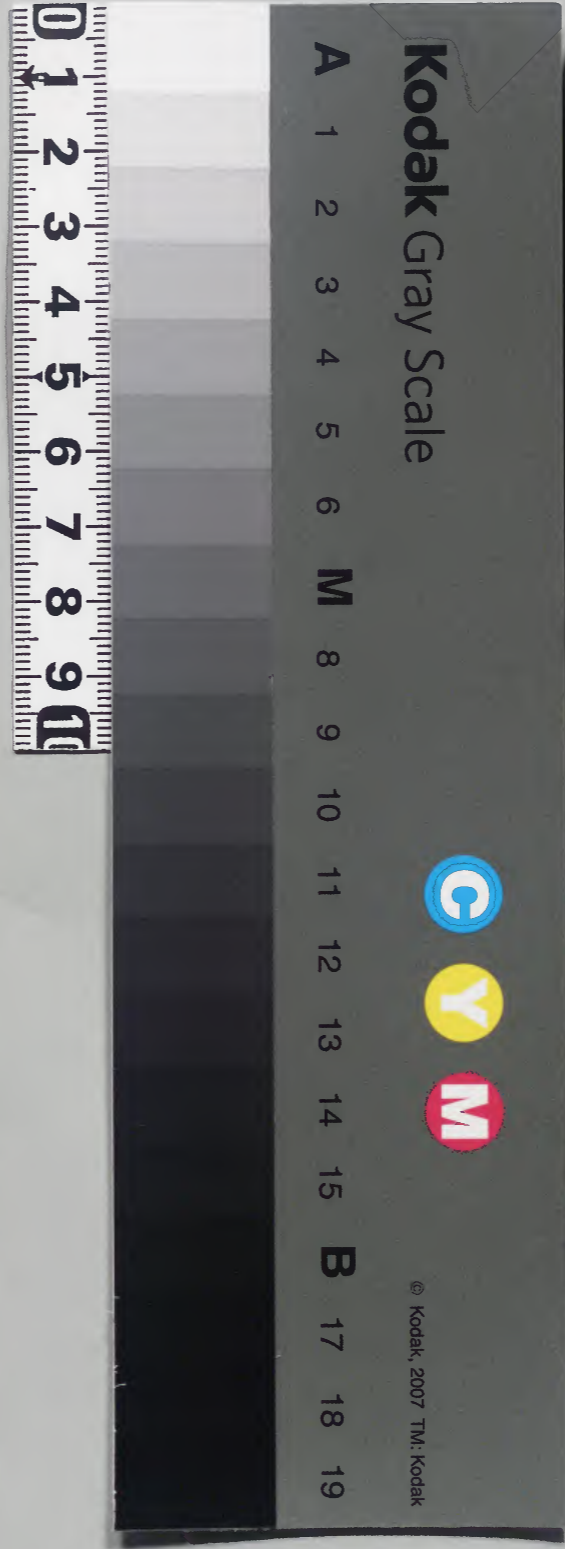


高識傳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10)	
函號	210	32



目錄

鍾馗

人心所知者神知之

廁神

蛇石

泥佛自動搖

飛頭獠

金氏現報

新建伏魔大帝殿碑記

祭鬼火文

汪樓驅鬼

鞠詠

司馬公論異獸

不忽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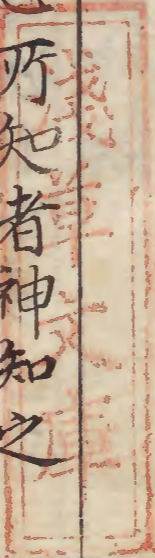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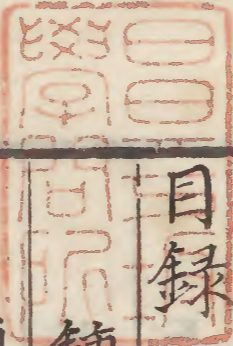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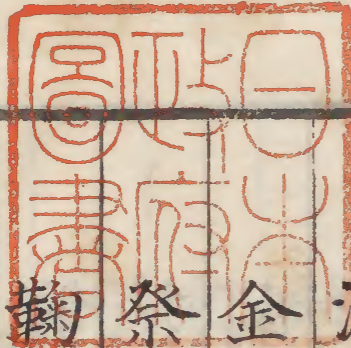
徹里帖木兒

郭贄投禱雨之具

顏衍焚淫祠

王嗣宗殺羣狐

范師道毀張王廟



劉摯論微子廟

洪咨夔毀鄧艾廟

廖德明沈神像于江

張浩撤滄祠屋投像於水

毀滄祠存董仲舒祠

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關帝廟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琉球國新建儒學碑文

琉球國新建關帝廟記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續天妃田記

唐王建

花月妖

古廟神為虎

釋奠

歷代帝王之廟

玄宗好神鬼

鬼神破膽

戎夷野祠

王嗣宗

漢人祀周公為先師

西湖建關帝殿碑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段氏高索荒米之價

吳二至孝免於雷

宋書生戲聖像

斷狐尾惑人

何法僧殺諸葛崇

李寶善雷死

唐賽兒獲妖書

枯竹生枝

田婦孝食天穀

夫子廟易瓦以琉璃

撒米於神前

先聖大王

淫祠

關公生辰

海驕精

訛言火星隕地

重建關帝廟記

關羽廟

王允

盧光

堯廟

禹廟

湖南妖神

胡打鬼

周禿擒鬼

鬼出沒因人

關廟

神樹

姚鑊

鬼責

曹操絕淫祀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九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鍾馗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
 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憚因店作將踰月
 巫醫彈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
 者衣絳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播一大筠帛扇
 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逸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
 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剗其目然後辟而
 啖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

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痛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矐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疴得祀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廖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

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季鍾馗隋將喬鍾馗揚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人心所知者神知之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奕棋試數白黑棋握手中問其數莫

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棊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
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
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中篋中物
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
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
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
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
不能窺也

廁神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

蛇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人畏
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
遂碎之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
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泥佛自動搖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
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
敢隱具以上問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
劉初知邕州惡其惑眾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佗

異

飛頭獠

已上夢溪筆談

嶺南溪洞中往々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
飛一日前頭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
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
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酉陽雜俎

金氏現報

金氏者世居吳會祖本官家僕也其父商於長安家累
千金生一子一女子早殤故愛女之心莫可名狀及
笄字於里人蔣氏子夫婦相得蜜如也夫利其紫氏

亦矜張特甚因歸寧而遂家焉當蔣氏求配時父欲
遲之而未許氏怫然曰爾欲使我墓木成拱而為冥
婚冀生鬼甥以號溫休乎此必無之事也不若從之
便父不得已許之氏最不賢詈母及祖母率以為常
嘗指一婢謂祖母曰當日爾之事人與此婢大略相
似我父實榮爾爾亦知感否祖母默然某歲夏父欲
他往臨別囑家人曰我為汝推命云明年大不利百
事從之毋拂其欲而氏之作為從此更覺怪誕元旦鮮
衣華服脂粉成堆珠翠盈握倚門顧盼自以為豔冶
過人富麗奪目一時喜動顏色孰意明日疾之履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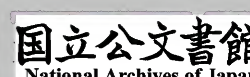
為鼠所啣又明日夫之衣暴於中庭狗攀緣而上嚼半幅而啖之氏怒甚曰此皆婢不謹之故杖之再而呼母代杖之且以為杖之不快因狗鼠而怒及其母遂置狗鼠而詈及其母母以愛女故杖婢再三女以奴婢故詈母不已泊晚方假寐間忽驚醒語夫曰有黑面神擊我爾為我禱之夫遂問卜求神延醫服藥而怪症莫辨病勢日增至十五日血噴滿室爛嚼其舌以死空明子曰孰謂天道無知哉方其父推其命夫鼠啣其夫之履狗啖其父之衣氏苟能惕然改行孝于親敬于長慈于下安知不消吝為吉天或者永

其年亦未可定也而乃怙惡不悛卒蹈覆轍豈命之果能修短人狗鼠之果能禍福人邪皆自作之孽也嚼舌而斃不亦宜乎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

張榮空明子文集

新建伏魔大帝殿碑記

莊周有言道生天地生鬼神是故關聖得之以侔天地以走蒸嘗猶眉吾之處泰山馮夷之游巨川也日月經天江河帶地凜凜正氣無乎弗格焉頃緣伏魔赫靈仰承宸眷崇以帝號衣以龍衮冠以冕旒十二又宜朝命省直如之正氣之有常伸而大道之無二上也昭々矣慈廟當平政橋之衝地近市且跨河傍偏



而下嶮巖不稱所以歸依瞻仰之意邑人謀更置之而未能也壬戌冬右鄰偶弗戒祝融在御飛廉煽之兩街之連雲立盡延及關祠蓋天之所支不可廢天之所廢不可支天弗違而况神乎姪孫濟南通守心宇里居目擊其變毅然以興復為任率邑中二三大夫逮鄉人之好義者醵金為助於是以六月初吉庀材鳩工橫亘巨石於河之上支大木於石之下其平如砥其比如櫛雖環堵不加於河面而深且十倍更市隣家地以益之中為大殿增高若干尺外設大門次階墀後篋庫一以遠布囂一以便乞雲居宇者

皆前所未有也又繚以周垣塗以丹雘崇墉屹藻飾煌煌皆前所未備也是役心宇畢精殫慮若其家術然而又特籌以筭萬不失一以故工必中程材必中度費省而成不日邑人興有司莫知所以云凡靡鏹若干經始天啓癸亥六月落成是冬月工既竣令其子國光太學來請記而尤惓惓於世教甚矣公之計處習而慮畫遠也予聞楊朱云生民之不得休息者有四曰壽曰名曰位曰貨有此四者畏刑畏威畏鬼畏神至於無所畏而君子所以收攝人心者必有道矣慈稱化國去古未甚遠然以擬于數十年之

前大有徑庭焉至於今奸偽萌生刀錐必爭無復楊朱氏所謂四畏者令神不樂居守正嫉邪之士譚而變色此何等世界經曰衆生沈迷不見自性開示悟人必假名相又曰如人失道須憑導師則收攝人心之謂也我國家慮人心之不古也整齊以法度風厲以儒師亦庶乎可矣而又以餘勁建神祠崇廟號居釋子之脩淨土者此豈獨法界裝嚴之為用徒然修廢墜徼福利已哉亦以民者冥也其冥然無知難治亦難化也令執途之人而歆以周孔之道德憬然悟者百之一懾以申高之刑威惕然畏者十之一試及冥

機顯機未有不逡巡却走心刺而色戰也者故嘗謂關聖猶人祖先吾輩子孫也夫祖先之于子孫也苟非大無道有不周防人道之患陰陽之災者乎子孫之于祖先也苟非大無道有不崇篤千秋之香火一心之精白者乎斯何時也奸偽滋矣而知有祖先為錐刀競矣而知存子孫之誠敬為其倒困倒囊則私心剝落之竅也其起敬起慕則善機省發之漸也今而後人人革面革心始於無畏而終於無所不畏時時歸依瞻仰以脩省之實而不以施捨之文洋洋如在肝鬲必通所謂神之聽之終之終和且平雖與天

地之常清常寧者同不朽可也大哉心宇斯舉其收攝人心之竅會挽回元氣之橐籥乎敢推廣其意而鑿諸石先是嘉靖丙辰之變督察趙尚書移神置城東別祠考正厥位將為終焉計神不樂也境人屢感異夢因復迎歸建祠供奉焉蓋其精靈騰臨茲土非執人可得動搖類此云

灌息亭文集

祭鬼火文

天啟元年夏五月十一日夜漏陳子步于白門南郊烟靄孤曠有物如流星其色青熒或上或下有光無氣僕夫曰是名鬼火者也予曰鬼安用火為死者精誠

鬱結不能自散也因取酒脯望而祭之侑之以元曰嗚呼是生為義士死於仗劍死於推墻死於餓七日不食而知已之未報者乎嗚呼是生為烈女死於割面死於斷臂死於搯吮自經有奪其節痛其志不得遂者乎嗚呼是生為文人學士錦心繡口腸笥便單栖獨立不肯屈節死於餓死於寒者乎嗚呼是生為忠臣死於鼎鑊刀鋸死於放逐流離忌死讒死或有才無知又不忍見時事之多難耻與誤國者同朝自傷悲絕死於扼腕不平者乎嗚呼是生為孝子死於後母死於弟昆或父仇未報抱恨而死或顛沛瑣

尾思見父母而不可得怨慕而死者乎嗚呼是生為
猛將死於孤城援絕死堅陣馬失足死於功壘成為
邪人所敗疽發皆死於有勲勞主帥忌弗錄感憤鬱
拂絕氣絕腸者乎嗚呼是生為含冤負屈之人有妻
妾廬墓為人攘奪當事不之救且加其罪死於勢死
於賄者乎嗚呼是生有長才大畧老於牖下不得已
死於縱酒弄婦人死於佯狂死於大叫痛哭失聲斷
脰者乎嗚呼是生有大難逃之不得避之無所不采
西山之薇難抱歸周之器一死塞責者乎嗚呼是生
為清狂不慧世間機械未擾其心死而反靈然者乎
嗚呼是生為羈人戍婦或美色情感地隔其情時越
其志死於思死於欲者乎嗚呼是皆不能散其精誠
以光怪於天地者也魂氣無不之皆能鑿我祭而饗
焉悲夫

陳衍大江集

汪樓驅鬼

深潭汪某有別業層樓三楹中多鬼魅每蒙師畫匠住
其中者輒碎硯拋墨曳裳拖履不勝其擾信宿客潛
逃匪朝伊夕矣吳以文先生守正士也汪某延訓子
侄初下榻告以故請曰聞先生胆大不需人作伴否
先生曰我兒子與俱不需人伴我亦非胆大但陰陽

人鬼理之大常妖由人興見怪則怪多擾我能相與安之爾言未竟忽樓上大震响如撞寺鐘衆驚以告先生曰遠寺鐘聲足破岑寂聽之可也奚怪為嗣後學童晨入暮歸案上書或被墨潘點污敲面又以告先生曰此必汝曹自為之或同輩戲為之奚怪為嗣後逾數月稍々安靜忽一夕窻櫺上手指作响倏有兩小脚下垂傾然而長先生鼻叱之忽不見衆學徒驚而啼下席將竄先生曰是何為者吾眼前花耳又逾月學徒放歸先生夜坐挑燈讀易鼓初下樓上如羣鼠作耗又如馬蹄奔騰執如欲下然先生屢叱之

不止先生曰吁鬼來前吾未到館時爾醜聲遠播吾不爾既到館時爾諸作擾吾不爾責原人鬼殊途冀爾漸悔匿形潛影各安其位也今仍復不安若是如力能殺我我當讓爾否則吾當驅爾矣言未竟鬼大步緣梯下排闥直入甫及闥先生搔首睨之目短視望不見從容執燭逐之鬼遽返身退緣梯直上先生立樓下大聲曰樓豈爾所哉今日吾不讓爾仍在樓上也倏聽樓窻豁然鬼長嗥一聲而去迄今樓宅孔安後無有再為崇者吳先生名德治邑廩生為余童時受業師今年近八十健飯決肉徒步六七十里不

高謙信

倦行路如飛將來可邀皇恩乃以辰年夏五赴召玉樓可勝慟哉

隻塵譚

鞠詠

鞠詠仁宗即位為監察御史大安殿柱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為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

宋史鞠詠傳

司馬公論異獸

司馬光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

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

宋史

不忽木

不忽木拜平章政事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為瑞不忽木詔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何足為瑞遂罷遣之

元史

徹里帖木兒

徹里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黃河清有司以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知為臣忠為子孝天

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

元史微里
怡木兒傳

郭贄投禱雨之具

郭勢遷祕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

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

宋史

郭贄傳

顏衎焚淫祠

顏衎調臨濟令臨濟多淫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

篤衎至即焚其廟

宋史顏衎傳

王嗣宗殺羣狐

王嗣宗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每窮冬

闔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於道嗣宗亟毀之轉運

使鄭文寶上其政蹟有詔褒美徙知邠州兼邠寧環

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

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

語為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

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祠遂息

宋史王嗣宗傳

范師道毀張王廟

范師道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

道禁絕之

宋史范師道傳

劉摯論微子廟

劉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開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開伯遷高邱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

宋史劉摯傳

洪咨夔毀鄧艾廟

洪咨夔知龍州毀鄧艾廟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母事

仇讎而忘父母

宋史洪咨夔傳

廖德明沈神像于江

廖德明知莆田縣民有奉滄祠者罪之沈像于江

宋史廖德明傳

明傳

張浩撤滄祠屋投像於水

張浩改平陽尹近郊有滄祠郡人頗事之廟祝田主爭

香火之利累年不決浩撤其祠屋投其像水中乃繕

葺堯帝祠作擊壤遺風亭

金史張浩傳

毀淫祠存董仲舒祠

呂思誠改景州榕縣尹縣多淫祠動以百餘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

元史呂思誠傳

已上廿二史言行畧

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

關帝廟

雍正三年奉文各省府州縣每處擇一廟之大者後殿置主供奉關帝三代曾祖封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每年除五月十三日前殿照常用牛一豕一羊

一帛一果品五盤後殿不用牛隻餘悉照前殿其春

秋二祭照

以上建德縣志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自州縣皆得建學而吾孔子之廟祀始遍天下然學以外無所謂廟也郡州守邑人博士弟子奔走對越以為之禮鐘鼓管絃鼗磬祝故以為之樂牛羊鹿豕酒脯俎豆爵帛以為之獻享不如是則與浮屠道士之事仙老者無以異故孔子之祀行于廟而備于學嗚呼至矣今天子重道崇儒常以興教化勤學校考吏之殿最于是職方版圖莫不以修學新孔子之廟于

國門之久米村蓋創始于康熙之十二年立國以來
所未有也夫琉球自隋唐以後國名始見于史書又
千餘年至明初始修職貢通中國皇清受命首列藩
封歷三十年而祀聖人於今天子踐祚十年之後謂
非皇帝盛德大業度越千古有以漸被之而然歟廟
為屋二重其外臨水為屏墻翼以短柵如標星門中
做戟門之意半樹塞以止行者堂外為露臺東西拾
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堂內割後楹為神座
塑王者像坐旒播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
位座左右顏曾思孟為配享未有設十哲諸賢之主

且學校之制又未備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始定其
規模繼必求其美善今日者廟既成矣因廟而擴之
以為學則費不繁而制大備吾聞琉球之取士也舉
季才於童子之中而不以文藝試于有司此意最為
近古然而當其始董戒必稟於父師而其人亦莫不
自勵以待舉迨其後德業之消長一聽其人之自便
吾不知果皆率勤而勿怠否也夫秀才者將以儲異
日長史大夫之用則教之不可無專師而試之不可
無成法誠因廟而擴之以為學擇國中敦行誼工文
章者為之長俾以時訓督其子弟修舉釋菜釋奠之

禮國之中或難其選則直疏其事而請於朝乞如往
昔教育故事吾知其必有當也行見經學日明因所
及而益廣其未備聖天子聲教誕敷方將登四海於
文明之治予以表率友邦凡有志于聖人之學者無
不奉琉球為指歸嗚呼豈不盛哉豈不盛哉康熙二
十二年歲次癸亥秋九月朔旦欽命冊封琉球國王
正使賜蟒玉正一品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官汪楫
謹撰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康熙二十有二年夏六月予同太史維揚汪君奉命封
琉球由戶石揚帆天風自南不三日而抵其國甫駐
節通事官循故事以謁孔子廟天妃宮為請予思天
妃司海道歷著靈異琉球祀之舊矣若吾夫子之廟
稽諸往載琉球未聞有祀者於是進諸大夫而詢之
咸跪而言曰聖廟之建肇自康熙八年陪臣入貢中
國見夫學宮巍哉布滿天下瞻慕感動歸而陳諸王
前度材命工廠廟斯興予聞其言肅然起敬爰潔齋
祗謁至則觀輪奐具美丹雘黼黻恍登堂而親申如
夫如之容繚以周沮堅以甃甃筍簷在列如入室而
聞金石絲竹之音雖講經肄業之舍稍未有備而規

制弘闊其與中國亦幾無以異焉夫自吾夫子春秋後中國崇祀聖人垂三千年而外夷無聞今琉球一且先之偉矣謹按星槎勝覽諸書及前代羣公使錄所記盛稱琉球雖僻處一隅在瀛海中最為守禮之邦歲奉職貢恭順謹畏得尊君親上之義官制巾服有別鄉舉里選由俊秀而升試以文藝然後服官國中握手膜拜道遇尊者輒伏地不敢仰視風俗淳厚路不拾遺人重犯法無剽掠爭鬪之事賦稅則王及臣民分土以為祿食上下不交征庶幾古井田遺法為獨惜其未有祀孔氏為遺憾今聖天子在上重道

右文加意學校以仁義禮樂懷柔萬方中山賢玉果能觀感淬礪建立聖廟儀型其國此邦風俗之義教化之行豈不視昔有加哉吾夫子嘗欲居九夷矣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其告子張也言忠臣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然則用夏變夷非吾夫子之素志哉聖廟既建人知嚮學爭自濯磨俾紱衣兜冒之俗咸彬彬然有儒雅之風是又忠信篤敬行於蠻貊之明驗也毋寧茲九州之外島與雜國貫胸雕題介于琉球者動以萬計誠見聖道至大極天際地靡不覆幬吾知窮髮之鄉日月出沒之所必有聞風

而俎豆者矣彙彙好德人心所同中山賢王之率先
倡化與其諸大夫之導君以善皆可書也抑予更有
進焉廟之崇祀聖人非徒設輪奐具養丹腹黼黻已
也凡釋菜釋奠合舞合聲以至鄉射讀法諸大典必
一一倣中國而行之庶幾不為具文王與諸大夫其
勗之哉予故樂紀其盛而為之援筆以告皇清康熙
二十二年昭陽大淵獻之歲仲秋望日賜進士出身
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加一級兼掌誥勅事欽命冊封
琉球國王副使賜蟒玉正一品林麟焟敬撰

琉球國新建儒學碑文

中國無孔子廟皆學也自京師至十四道省府州縣無
慮千百靡不設學學之中闢堂寢以釋奠於先師歲
再舉著不忘其自正所以為學也若徒廟祀孔子與
浮屠氏之宮何以異且聖德侔天爻々牲豆曷克報
稱而以廟為中山之祀孔子也四十餘年矣其未知
立學也人之謂中山也云何及廟既立人之稱中山
者又云何賢王之世々嚮化與賢公卿都人士之遵
王路而道日新也皆於是可覩已余方奉使時檢前
使刻錄讀汪林兩使臣中山孔廟記知其興起也有
端及來是邦封祀未行先拜廟庭楹廡秩如堂序皇

如俛仰之間又肅焉而生恪矣大夫程君順則有碑
記建廟顛末寔成於康熙之十三年甲寅之歲時尚
未有所謂明倫堂也今觀其廟之左方有室新建堂
構維傑上室奉啓聖公洎配饗神主兩廡舍設學教
授歲立講解師訓詁師二員維其人豐廩尊體貌
而以通事秀才若秀才等若而人皆從業焉月有講
歲有考六經之文與上諭十六條等書凡有裨於行
誼者皆箋刻而講明之斌々乎其日懋則斯堂之為
之也八月上丁釋奠之辰公卿人士咸執帛爵舉國
欣欣以就典禮齋宿維三鼎俎有實品列上下有虔
有文遠人圍觀者皆翕然稱之大夫又以啓聖公祠
明倫堂儒學三大榜來乞余書余矍然知中山之不
浮屠我夫子也魯頌之閟宮曰新廟奕々矣斯所作
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大夫啓諸踵廟成學以教其民
其自今日進於治歟夫中國皆由學而有廟今中山
則由廟而有學登闕里之堂而觀其車服禮器之維
一又何先而何後歟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堂哉皇哉
殆不越乎學之一言而已矣爰拜乎而為之銘曰水
東流兮歸大荒中有國兮鄰扶桑度職貢兮戴我皇
就日月兮聖道大光廟貌兮有赫有變拜庭兮祝辭

重譯蠶為醢兮羊為脯物從土兮禮則古弦誦兮兩
廡顛々海中央兮鄒魯六學昌兮毋忘厥祖士由世
選兮爾藩爾輔其永々獻琛於我壽考兮來賓旅康
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冬十月之望賜壬辰科探花
及第欽命冊封琉球國王副使賜正一品翰林院編
修加二級徐葆光撰

琉球國新建至聖廟記

夫以聖人而君天下不如以聖人而師天下也君天
下者澤及於一時師天下者舉凡古今來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舟車所至日月所照之處靡不被教化焉

噫豈偶然哉蓋嘗稽古危微精一之旨堯以是傳之
舜々以是傳之禹々以是傳之湯々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至我孔子而集其大成所以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作春秋使天下後世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
友無不相安于名分靡有亂者較之君天下者何如
也琉球遠在海外去中國萬里宜若不聞聖道者然自
明初通貢獻膺王爵至洪武二十五年王子洎陪臣
子弟皆入太學復遣閩人三十六姓往鐸焉雖東魯
之教澤漸濡而尼山之儀容未覩及萬曆年間紫金
大夫蔡堅始繪聖像率鄉中縉紳祀於其家望之儼

然令人興仰止之思不可謂非聖教之流於海外也
至皇清定鼎文教誕敷斯文丕振較前尤盛時有紫
金大夫金正春於康熙十一年議請立廟王允其議
廼卜地久米村命匠氏充材運以斧斤施以丹雘至
康熙十三年告竣越明年塑聖像於廟中左右列四
配如中國制王乃令儒臣行春秋二丁釋奠禮既新
輪奐復肅俎豆猗歟盛哉從此觀車服禮器恍如登闕
里之堂躬逢其盛也師天下之功不於此而見其無外
哉爰臣順則奉王命紀建廟顛末謹摛筆而記以勒諸石
永垂不朽云皇清康熙五十有五年歲次丙申十二月

望後二日琉球國協理紫金大夫 臣程順則謹撰

琉球國創建關帝廟記

予至中華見所在神祠血食鄉土者甚多獨關帝廟貌
清肅莊嚴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健兒牧豎莫不凜然
起敬瞻禮恐後也帝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吾嘗聞
英雄之生也其氣足以凌霄漢其節足以激怒濤夫
當漢獻孱弱羣雄割據有一才一技者孰不思有所
依附以成功名而帝獨識昭烈為帝室之曹委心事
之間關勞苦百折不回且其時江東有權許都有操
亦足稱一代人傑乃顛倒賢豪駕馭一世而獨有帝

在其眼中蓋吳雖得地利而不知輔漢魏則挾天子
令諸侯均非光明磊落之所為視帝之忠義奚啻天
壤也其心折於帝也宜哉且孰讀春秋手不釋卷舉
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瞭然於胸所以一舉一動皆
本麟經而出之予嘗讀帝廟聯有云後文宣而聖山
東一人山西一人由此觀之中朝以帝為聖其尊帝
可謂至矣茲琉球國已建孔子廟而獨於帝缺其祀
典豈帝之聲名止洋溢於中夏而不能遠播於海外
歟予謂不然也歲癸亥為今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
冊封正使翰林院檢討汪公諱楫副使內閣中書人
林公諱麟焜知吾國有欲為帝立廟意乃捐俸五十
金以為之倡爰我王喜為立像祀之從此俎豆馨香
帝之靈爽實式憑焉然或則疑之謂琉球王位世及
相傳弗替小心恭順兵革不興祝帝之意果何為也
者不知帝之正氣可以塞天地帝之大義可以貫古
今能使後之為臣子者靡不知有君父焉豈僅廉頑
立懦寬鄙敦薄已哉若止論其武功則古今戰勝攻
取號稱萬人敵者夫豈無人而何以獨帝之聲名至
今存也然則予立廟之意固在此而不在彼皆皇清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夏五月十三日琉球國協

理紫金大夫程順則盥薰謹撰

已上聖堂雜俎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公諱應良姓羅氏字子才別號野亭公其先蓋汴人也
 國初始來枕數傳家仁和之興忠里而北郭之有羅
 氏則自公始也父昇公於兄弟四人中為仲生而英
 儻絕不類常兒六歲時父命就里師學一再往輒厭
 棄里師令同舍兒數輩促之則怵然與偕行中而跳
 立於泥中遙擲同舍兒雄甚羣兒環視竟莫敢誰何
 觀者如堵適有老嫗過而撫之曰兒貌似虎當有以
 自見亦何必讀書乎為歸其父母父母亦絕憐愛聽
 之不勉就師傅矣始其大父華頗以賞雄里中父昇
 文弱不任生計家遂中落已而貧甚時有外兄弟某
 者貧無賴抵鹽使者法乃故旁引昇幸幾得分罪為
 昇故怯訥不任訟也而公年纔十三耳奔走哭泣所
 以營救百端坐獄公為艱難索食匍匐而進之常不
 能當食時一日其父苦飢甚叱之曰若何處從羣兒
 游戲耶餓殺迺公耶怒引飯囊提之誤中頰血淋漓
 出昏仆地不知人者久之乃甦徐起拭創理燙藿進
 食蓋公纔索一匕箸之飯即以進乃翁公之腹故枵
 如也獄竟坐明州徒作役公自念曰吾父生而習富

以嬌其弱不耐作苦而剛不耐下人不以身往代之
有立槁耳乃不告其母潛赴錢塘江求濟焉路有見
其孤行者輒要止之曰潮且至童子暮欲何之公皆
不顧而往已而潮至及走不及而漂數里忽一舟坐
青衣五六人方炊挹以登為解衣附火推食且而濟
盖恍惚若寢云因以竟抵明州役作免其父以歸歸
而依其女兒諸氏家為之估遊所至常獲倍息諸業
用益起而公亦稍稍有立錐地矣居無幾何徐夷亂
居民皇遽鳥徙其兄方客燕若翁懷輕貲以兩少弟
依親戚城居者而公獨與其母妻并嫂范嬪之母馮

睨兩谿之山避焉山故叢削入之深有虎淺不無暴
掠之憂公乃與羣避者約僦廬舍之近人者夜而合
棲焉擇山谷之遠人者晝而分匿焉時方疫母內人
以下各羸困呻吟不可動履公曰吾聞不顧小讓且
業已至此若何於是躬自負其母次婦之母馮次其
嫂與婦朝負而棲夜負而匿嘗且入一林中望見尋
丈之地隈而平喜之意可憇其屬矣前視則人獸之
白骨皮毛在焉故知虎穴也急引身退而前林蕭々
已有據地而咆者矣公嘿禱於天曰吾誠不難以身
代四人之命顧吾死則此四人者不生吾故不可以

死與其食吾母吾外母而嫂也則寧食吾之妻祝畢
虎亦遂巡去而道逢孕婦人單行不前公曰死等耳
呼而俱與之飲食婦竟免身生子男日羅賊平歸公
衣帶盡結索其手足黎繭疥棘亦不可以人相矣公
生而神雄絕不鬼嘗暮夜單行不炬能於十步之外
物色來者鬼不得近喻人曰鬼死之徒也吾與若生
之徒奈何生者畏死者時被兵郊里外數十里餘虛
無人多崇嘗築舍新河一工登而顛死焉明日一工
又死焉家人懼召巫公夜潛林中視鬼物頃之大風
見一人出其身河中有半幘而朱衣頭顱大于斗河
纜數尺耳而波若潮來者多衆巫皆失聲踉蹌伏地
而公乃徐々從林間出笑曰起々吾適投巨石河中
駭若耳何鬼耶工築者乃定嘗容吳門旅舍旁有兩
婦人爭所愛而死者夜嘗聞鬪聲如兩婦人居者苦
之公夜起裸而過其家數責之曰愚婦人故鬼類也
生而人羞聞其聲已為鬼乃復不自愧避爾々耶鬼
遂滅是後居者不復聞有婦人聲至今吳門人云武
林羅公能逐鬼公體貌俗偉吐音若鍾磬故無病不
喜近醫藥而卧忽病喘年餘已病滿而張不復出七
夕偶出赴張氏園亭中醉歡甚歸而視其家山池所

蓄金小魚三十頭無故一夕死嘆曰吾綦履止是乎
後五日扶而傾又後五日終于寢公生平不喜讀書
然好以書義告折人里中人有非是見公無敢囂者
亦以公孝友天性有過人行云公夫婦衣食力作而
而奉其父母嘗極甘旨文綉居喪毀瘠有逾伏臘忌
慶有所告未嘗不哭盡哀宴他所鮮未及薦常卻
箸不忍嘗兄弟終身不分時推產與其弟哭其弟
為變髮嗟夫如野亭公可謂強有力用之於禮義者
矣公年若干公慷慨有大略既起家節儉所舉丈夫
子六人宜儒服宜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聲大
冠為辛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負氣
野亭公不死焉 年 月 日葬於 所

續天妃田記

高皇帝即位二年勅太常司博士孫子初定儀封號天
妃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念三日鄉祀文皇帝即位
遣使者高品鄭和等遍海外國欲有所聞妃著神海
上天子親記其事歌呼之祀龍江之上置守者戶羽
人而和等復以金銀飾物為妃報焉今上九年卿陸
公以和所獻貯銀三百兩買高橋門外田畝百歲入
銀一十八兩為禱祠時有所修治費後五年予率太

常官屬視後堂又見和所留金銀步搖花樹卮匱合注之屬艷為冠上花鳳流蘇玲瓏多斷落不可檢綴念妃者天之貴人氣物之內惟虛生神海者地之積虛處也故曰天牝因以為妃若以坤為媪金為母傳者遂曰斗中有玉女為光響歛擘因而像之為作環飾此今時王妃非天妃也然聞之神無求于人而善悲人悲心不除所以止為神也今廟下主者日夜供養靈帳除炳芳執燭所以歌嘯祝塞甚恭歲常百人而前時所藏追鉅諸飾物又非妃所御竊以人道事妃當亦有所悲也乃藏其諸黃金諸物而銷其白金為兩者得二百二十六為以續高橋門外田二頃二十畝歲屬銀三十九兩六錢歲給羽人廟者布花三兩樂舞生道士人三錢廟戶七人人二錢二祭為主祭者飯三兩六錢餘以待所欲治或益置田廣妃之悲施為記田所其後

已上玉茗堂集

唐王建

唐時太原郡鴉鳴谷山魃甚多人獨行數遭侮王儉曰我不怕鬼每獨行無害

花月妖

唐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見之忽失其所在

聞堂與中語曰某花月妖也梁公正人吾不敢見

已上蘭雪堂古事苑

古廟神為虎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某設窩箭于道夜羣虎
過衆箭發之不獲明日偶見山邊古廟一泥鬼腿間
其箭宛然縣尹王某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摠兵
趙輔征廣西多虎盡出飲溪中一渠魁射之虎逃去
明日邏卒於古廟見所主之神被箭箭在脇間趙以
其神令新其廟

釋奠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
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
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
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
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
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
家在萬世不可一日廢也故於有國者祀之徧天下
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
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
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

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
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
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
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
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
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為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二人
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
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

歷代帝王之廟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漢
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太祖臨祭禮畢後至漢
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
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
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
定制

已上孤樹哀談

玄宗好神鬼

開元十六年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
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
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
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

為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
力善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
之際出經遠保世之言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興
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奄旬
四海即位之初多可可紀述比及中身日荒日怠
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播遷為後世非笑
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而不仁而死於
安樂也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棄忠保佞
廢妻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
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
世淫祀既衆尊壘籩豆不復可施於是廢幣帛而
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是以賄交
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其不神而可
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
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革
之者不亦悲乎

讀史管見

鬼神破膽

孔氏心帖云李果尹洛陽有善政有劉兼者夜聞戶外
詔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
輩可于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寂無人乃鬼神也

戎夷野祠

襄陽郡記諸葛丞相初也戎夷野祠百姓巷祭誅曰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越既平吳范蠡泛湖而去越王思之乃以黃金鑄其像已上黃眉故事

王嗣宗

行營雜錄王嗣宗字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為人禍福歲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嗣宗至郡集諸邑獵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其妖遂息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責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放遂乘驛訴于上前上特于高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狐妖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為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漢人祀周公為先師

漢人祀周公為先師故鍾會記云周公禮范蜀公鎮云屋制甚古非近世所為秦漢以來有也內翰王素云其屋制絕異今制後之葺者惜其古不敢改作

其說附錄與今傳不同其已上宋詩紀事註

西湖建關帝殿碑記

西湖列利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于忠
肅祠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神宗皇帝夢感聖母中
夜傳詔封神為伏魔帝君易兜鍪而袞冕易大纛而
九旒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恭溫偶姦大物生
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祠卑隘不稱詔書
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惟導首得孤山
寺故址度材累土勤垣墉莊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
中丞子文學嘉會謂余實倡議且曾為文以託施故

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始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
僧刻法華經於石壁會元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
枕守白樂天為作記有九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
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
之則舊祠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
帝釋身者耶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有孔
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
忠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
然則石壁巋然而石經初未泐按字書盧則反石因
其脈理而解散也
也頃者西川殲叛神為助力事達宸聰非同語在惟

遼西黠虜尚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太保驅雷部擲火鈴昭陵之鐵馬嘶風蔣山之塑兵濡露諒蕩魔皆如蜀矣先是金中丞撫閩藉神之告屢殲倭夷上切盟府故建祠之費視衆差鉅蓋有夙願云

容臺集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為郡曰巴郡西漢因之列郡境為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為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顏沒千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其恩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項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苦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德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閉雨秋復潦皆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弊

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
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濕不庇風雨人不可舍其
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
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飢者哺勞者息囚
圜空虚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
乃擇屬吏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母取於
民毋勤於衆繇太守而下爭出俸錢以助其費數有
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群心欣愉工不俟呼而
集材不俟檄而足陶甄致良剝剝致巧易腐以堅代
撓以直增卑而使高廓隘而使廣歆者正之潰者起
之昏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匹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
而祀之公親為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
若是謂無負矣因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志有餘者
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
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
助逮其來也親出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
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
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
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閉門降惟侯領
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

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
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
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
而惟義是為使之遭盛時佐明主任之大事假以重
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勲烈之偉
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
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
不為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
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為之橫涕也抑世之士大夫
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為進取冒躐華要或不
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寵祿一旦事出非
意神氣駭奪莫知為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
以幸苟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于國家果何賴於鼠
輩為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上
萬世而無替

宗忠簡公文集

段氏高索荒米之價

紹興丁卯大饑流民滿道饒州富民段廿八積穀數倉
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方幸踊
貴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室段遂為雷震死倉所貯穀
亦為天火所燒盡矣

吳二至孝免於雷

吳二臨川小民母老事之曲盡其歡一夕有神來見夢曰汝明日午刻當為雷擊死吳以母在堂乞救護神曰此天命不可免也吳恐驚其母清晨具饌以進白云將暫詣妹家母不許俄黑雲四暗雷聲闐々然吳益慮驚母乃閉戶自出田野以待其罰頃之雲氣廓開吳幸免禍亟歸拊其母猶危疑未敢以告夜復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宥宿惡宜加敬事也自是孝養終身為

當危急存亡之秋而能兢々然以驚母為念其篤孝何如乎然雷震之厄又不知何生造來使不幸罹之人又不信天道矣

宋書生戲聖像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基址湫隘遂作新廟于縣南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子在側戲曰夫是之謂重泥知縣怒正色責之曰汝為士子敢侮先聖如此其人惶恐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至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左右扶過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是更不識字雖自己姓名亦不識

斷狐尾惑人

獲妖首王好賢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
倡森家深州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人
聞異香皆願歸府稱為聞香教首遠近響應俄而森
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購募勇敢之士謀反益急而
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啓三年八
月中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歿後辭連好
賢為薊州差官所賣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
二十餘人而走為揚州緝役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
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
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避
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撻吾鋒者景州一敗而好
賢竄逸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
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謹按人有邪心必有邪物以誘之雖妖狐之讖已
先為之告矣斷尾者示之以滅門絕祀之意森特
不悟身

何法僧殺諸葛崇

瑯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在揚都獨將長子元崇赴
職覆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門生何法僧利

其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歎歎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卧窓下牀上以頭枕窓陳氏悲恚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道立為交州長史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道立驗之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七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遣人送喪還揚都

李寶善雷死

李寶善縱火燒陳匠父二時族叔孝廉李之莊適死之不敢洩惟書於冊以觀天道後四歲寶善與族姪捕魚田忽有青魚長數尺與寶善搏天雷震迅擊死寶善孝廉又適見之其尸焦灼正如陳父子而青魚已失所在眾卑尸歸雷復砰訇皆奔避莫敢近之

唐賽兒獲妖書

唐賽兒山東民林三妻也夫死祭墓回見山麓有石匣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遂取究習洞曉諸術因誦佛經自號佛母施教村里頗能知成敗事青齊細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為人馬以術致百物久之妖徒轉盛遂擁眾據塞指揮高鳳捕之敗死祀莒州山東大

震安遠侯柳升勦之獲賊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猶遁既而賊攻安丘指揮衛青率千騎奮擊敗之城中人亦鼓譟出殺賊二千餘皆斬之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殲之山東賊平衛青王真俱陞官安丘知縣張旗以守城破賊陞左叅政縣丞張搗陞左叅議

賽兒妖書只以性命成就知縣作大官耳剽掠能有幾時守土之吏能以死拒守捍衛百姓此亦儘有功德也若望風先遁能保不死乎

枯竹生枝

黃蕭養坐盜下獄踰年所卧竹床忽青漸生枝葉有同禁者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遂十九人叛獄而出遁舟入海嘯聚羣盜赴者如歸市旬日萬人攻圍廣州幾為所破都督董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大破之蕭養中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八月反至明年三月敗死

術之妖莫妖於唐賽兒瑞之顯莫顯於黃蕭養皆不一年破敗則作賊寧可以哉使二人能安分守善賽兒未必不成道蕭養未必不獲生也見奇賈衆卒陷大戮世俗見若此者猶爭趨之獨何歟

田婦孝食天穀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為畢其炊媪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覲面不相見其婦暗中若為人所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於終身

已上迪吉錄

夫子廟易瓦以琉璃

萬曆二十八年時司業傅新德奏而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創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允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山下即六代樂游苑亦古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太祖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朝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邊豆十二重建正殿恢為九間樓閣門簾皆廓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災學士李

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
士李東陽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
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臣鄭汝璧連標等復開
甕城重門以闢神路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

皇明實紀

撒米於神前

善興寺在天使館後佛堂供不動王并三首六臂天孫
神云云中建一板閣祀天滿大自在天神肩錮不開
祈穀者門外膜拜放辦香不焚撒米數撮而去

琉球國志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
部右郎邵昊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為滿城
縣之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
立應時天久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昊乃如父老
言帥郡縣吏齋沐禱于祠下旬日間蝗果殄息乃勒
石以章神功神姓項氏名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
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史記
甘羅傳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者此也第土人誤謂託
耳是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祇鬼是禱亦可

萬壽傳

笑也已

雙槐歲抄

甘溜祠

唐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者惟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後世稱之大抵吳楚黷祀有祈焉有報焉有出彌焉不越徼福避禍兩者有五通五聖之神隨地置廟設像或人家牆隅之間或道傍大樹之下各奉香火四時賽祭則六畜蕃五穀登人口平康否則社宮之鬼謀曹莘野之神降號無所不至予以為鬼神之在天地豈曰無之蓋其聰明正直夫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之非諂遠之亦不

為殃豈區區為享祀計哉但壇壝椒糝遍盈里邑則下國黎土度朔畢方憑依為崇勢所必然康熙丙寅今上特允江南巡撫睢州潛菴湯公斌之請嚴行天下各郡縣撤廟毀像深山窮谷之民莫不掃蕩庭除斬伐樹木投香火於河聖人棊常經國絕地天通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之外無復有焄蒿妖誕之說誣惑其心志斯舉也皇上道德遠過唐宋而湯公亦庶幾可繼羨狄相矣

東壁園隨筆

關公生辰

普天下以五月十三日為關公生辰予案漢壽亭侯祖

馬藏傳

系記錢唐馮景山公著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且濬井得侯

壙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其間載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甚詳侯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邨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桓帝永壽二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教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然則五月十三日乃侯子平之生辰非侯生辰也當據此改正

訂謄雜錄

海驢精

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大雨雹是歲民間訛言有海驢精狀如螢着人衣裾必死城中家擊金鼓若防巨寇夜不帖席數道士市符治之有司疑即道士所為也將寘之法道士逸去怪亦絕

訛言火星隕地

成化廿六年十月冬訛言有馬精者其來見火星隕地婦人犯之輒昏仆以桃柳枝撻之否則必死戶懸桃柳夜聚婦人露處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且有司禁不能止有黃冠者鬻符於市捕訊之果所為火星衆

始釋然妖遂寢

已上福建通志

重建關帝廟記

江西撫軍治所號稱地靈鼎革間以不傑人而曠者數載
高牙大纛寄寓閭閻諸為機祥言與厭當法雜進無
驗及少司馬蔡公來則其人傑然者也却太苟且銳
復古觀神謀既從而遲之又久必俟烽息時和粟多
材選然後舉於是兩期矣歲甲午乃即舊取新成以
不日為堂翼然為門洞然為森戟凝香之處秩然邃
然則于其右首而建關聖帝君廟繚以垣墻敷以筵
几潔俎鳴頌朝夕虔事帝君者曰帝君為千秋之人
之傑然者也幸陰隲于此焉而必不為一身求恩澤
居無何恩澤有不求而至者矣總漕重寄延議其難
天子舉以畀公誠知人而善任而公星脂車更郵然
若失謂帝君之神勿伏代我走幸終陰隲此也奈何
無以文之而文之則屬小子元寬記廟元寬竊惟世
間興廢之故久矣何多端也其所以壞而能成成而
能晏然若無事者恃其人而已矣自戊子至今七日
來復則唯公為之復焉墜廢具修族祀孔說使風雨
荆榛人神揉襍之境一變而為莊嚴知若鸛鵲宜知
所賀然而元寬之為賀者又不以三奉而不私一何

靡也養而後役一何慈也勞而自予逸而貴後人一
何忠且恕也而此其心即帝君所許以為在人之內
者矣天下之事非內美則無以成外功世界缺陷至
斯乃曰待煉石然後補天求積灰于以奠圻豈不謬
悠適其窮通之會用有作之器不若用無物之心如
公之浩々落落公誠為懷而開濟為度者蓋不可勝
用也始帝君揭其心以行日月遂至一經之學超詣
聖真前將軍之官晋陟無上且累千譯而欽姓名通
三教而歸乎領然未嘗無鑒觀物色伐木不云乎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而凡今之人亦孰可為帝君屬耳
者孔子曰祭則受福周公曰且能事鬼神亦由有其
心也公之心可通周公而曷不可交神明矧四郊無
壘正歌戰克之時百堵俱興亦副材之譽則取天生
好人以為帝君賀廟者必公也夫廟當治之乾而負
治謂神所憑依為已其前攬秀樓又其前滕王閣後
即二章貢朝之西山來拱其左為東湖以瀦水其右
為竜沙而北勝人廣袤之制楹廡之量木石甃堊之
筭則別籍之

江西通志

關羽廟

關羽廟亦往々有之或云義勇武安王或云壽亭侯或

云關王不知廟像之設以魏主嘗畫羽戰克龐德俘于禁降伏之狀于高陵之屋為之權輿也或據其有義勇之烈塩池之功亦淺之乎知羽者矣若其大節在不忘先主之約王肅曰有北面爭天下之志是已作廟記者多矣予偶見金田特秀解州廟記云方曹勢熾燄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海東馮子栗真定廟記有云當其賊操九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獨不忍棄背顛沛流離之玄德味二公之言羽之衷懷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譚言長詔

王
亮

王亮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亮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亮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云云密軍大驚而潰

隋書

盧
光

盧光字景仁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

幾光所乘馬忽升廳事登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周書

堯廟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為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南齊書

禹廟

禹廟盛有禱祀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

曰禹泣辜表仁菲食

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

同上

湖南妖神

湖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儒生為上配僧為次飲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暮耕者曰前有猛獸不宜夜行此林下有居可以託宿生入一荒逕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延入一室設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甚妍生挑之欣然而就留連數日情意款昵私曰是夜將謀殺子以祭鬼我亦良家子女為其所劫至主遣妾侍君欲緩君心耳及夜穴壁與婦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

人指途者乃其黨也於是其一家伏法生用賞得官與婦人偕老

胡打鬼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鬼咸淳二年經畧廣東廣有僧寺佛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倚以為利穎至毀佛繫蛇其怪遂息

已上湖廣通志

周禿擒鬼

周禿子者徐州酒家傭也其主人少女為異物所憑日無寧夕一家患之周禿曰我平生不畏鬼今夕必為

主縛之主人未許固曰我素能殺鬼令全家避於他室以中堂宿我保為公辨以無憂也主人從之是夕周禿卧於堂以木支其一扉開一扉而睨焉二更後有物造其榻周禿盡力抱持之物哀祈言放我我不更來禿曰汝欲乃公見原何以相謝曰惟所欲乃曰吾欲好酒一瓮豚首一枚曰有放汝去不來如何曰安敢乃舒手釋去良久奉豚酒跪階下乃携入厨命物燃火煖酒連沃十餘觥物兩手獻看甚恭周禿以一碗賚之曰汝飲此可遠去覓好安身處毋為再困吾主人乃公釋汝汝知之乎更逢必劈汝百段物唯

唯再拜而隱其家人聞之曰必禿即祛鬼呼同類至
吾家身何以有應和聲禿酣寢達旦問之曰怪以執
得供事吾大醉暫且釋之今更無來意矣問何物曰
我亦覺如短漢子不解何妖也此後果不至土人傳
周禿擒鬼以為異談予謂物必狐貉之流然周無術
而能制之者其神全也莊子言醉人之墜車也不傷
蘇氏記沙上兒並此意

鬼出沒因人

北京翰林孔目廳素多鬼先大夫官孔目時家隸或見
之先大夫不信深夜獨坐廳中待之了無所見又先

大夫髻時讀書山中遇山中人群集逐鬼鬼愈嘯先
大夫怒而咄之聞聲寂然蓋先大夫生平正直果毅
故為鬼神所欽如此逮其將卒之先一年夜坐布宅
忽壁間如畫軸墮地聲甚巨明燭求之不得次年先
大夫捐館大都鬼亦有知其出沒亦因人氣盛衰耳

關廟

十廟將成尅期祭告矣上夢一人頰面赤衣手握巨刀
跪謁陞前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胡獨遺
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是故不及神曰陛下番陽之戰
臣率陰兵十萬為助安得無功上乃頷之神叩頭而

去明且命工部別立一廟於旁比前殺其制限三日而成初上云用急蓋聽者不察悉用泊木心為之上感羽之靈特建英靈坊直其門所司奏諸神皆靈非特一羽於是改直中廟

已上湖海搜奇

神樹

邠根嘗行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從禱祀邠問其故答云謂之神樹邠惡其由已而成淫祠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

魏書注

姚鑊

正德初提學姚鑊去廣西淫祠時桂城有二妖曰山魃與卓望者為變幻驚動閭里秋風起其怪愈甚一日縱火焚生負徐佐室傍之廬又擲瓦石擊具卧榻碎之事聞于提學姚鑊乃命佐詞於官即遣羅者於各祠廟索二妖像鎖于城隍廟半月計悉毀除之乃索諸廟師巫用以跳躍神鬼與夫不正繪像命官悉焚之有一女子託神以為姦亦執而治之聽民娶以為妻自是妖風遂息民俗亦趨於正

廣西通志

鬼責

袁盎之死以晁錯田蚡之死以竇嬰胡种之死以王宏

高識傳

毋謂冥之中無鬼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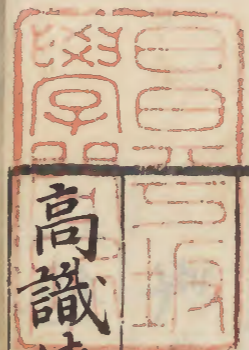
張伯起譚輅

快書

曹操絕滹祀

滹川俗尚滹祠曹操到皆毀壞祠屋及至秉政皆除姦
邪鬼神之事世之滹祀由此遂絕

魏書註



高識傳卷之九終

